

中国高等院校建筑学科系列教材

城市设计概论

冯 炜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高等院校建筑学科系列教材

城市设计概论

冯 炜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设计概论/冯炜 著.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3
中国高等院校建筑学科系列教材
ISBN 978-7-5322-7091-0

I. ①城... II. ①冯... III. ①城市规划—设计—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TU9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9909号

中国高等院校建筑学科系列教材

城市设计概论

著 者: 冯 炜
责任编辑: 姚宏翔 丁 雯
流程编辑: 孙 铭
封面设计: 孙豫苏
版式设计: 高 峻
技术编辑: 戴建华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8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22-7091-0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前言 / 4

第一章 历史视野中的城市 / 7

1.1 游牧和定居 / 7

1.2 死亡与现世之城 / 11

1.3 神灵与公民之城 / 18

1.4 罗马的秩序 / 27

1.5 天堂和资本之城 / 34

1.6 从建筑到城市 / 44

1.7 工业革命中的城市 / 54

1.8 现代主义时期的城市 / 61

2.1.3 可持续的城市形态 / 85

2.1.4 场所精神和认同感 / 90

2.2 中：城市空间格局 / 93

2.2.1 城市开放空间格局 / 93

2.2.2 建筑 / 99

2.2.3 街道空间 / 106

2.2.4 绿道系统 / 112

2.3 小：城市细部设计 / 116

2.3.1 公共艺术设计 / 116

2.3.2 城市地面设计 / 119

2.3.3 城市家具设计 / 120

第二章 实践层面的城市设计 / 75

2.1 大：城市宏观策略 / 75

2.1.1 肌理与结构 / 75

2.1.2 城市印象 / 82

第三章 结语 / 123

附录：教学安排建议 / 126

城市与设计——后记 / 127

前言

城市是一种人造物 (artifacts)，因此它是人类的意志和文明的物质载体。在现代英语当中，文明 (civilization) 一词是以拉丁文 Civis 为词根的，意为城市的居住者。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最根本的涵义理解成一种人类在城市当中共生共存的能力。在这个自己建造的家园当中，我们一起书写记忆、承受现实、面对危机和畅想未来。从混沌初开到未来之城，对于城市的探究寄托了人类对于自身文明的探源欲望和对于自身创造力的畅想。

城市设计是一种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物质生产过程，城市设计师及相关的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是这一过程的执行者，但城市并非这一过程的被动成果。匡溪艺术学院的建筑工作室的丹·霍夫曼 (Dan Hoffman) 所指导的《擦掉的底特律》这一作品中 (图 1)，提到了在当今的底特律城中有一种“反建造”的现象，甚至已经超过了“建造”成为了城市中主要的建筑活动。在很多城市中，尤其是工业城市或单一产业城市中都有类似的现象，大量的建筑物被遗弃和拆除。在这个城市的某些地区，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置身于“建造” (buiding) 和“反建造” (unbuilding) 之间。¹ 在郊区有些区域成



图 1 匡溪艺术学院丹·霍夫曼所指导的《擦掉的底特律》

片地发展和开发，与此同时，废弃和拆除也在快速地进行着。霍夫曼利用一张底特律的航空照片，将拆除的建筑涂成黑色，来表现这类建筑活动的规模。结果，令人吃惊的是黑色蔓延了整个城市。这张图中，霍夫曼用到

¹ Dan Hoffman, Architecture Studio,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4.



图2 设计中经常用到的图底（空间和实体）转换图



图3 乔治·克劳森，《春天的早晨》，哈佛斯多客山

了城市设计中常用的图底关系转换图（figure-ground diagram）（图2），即用黑白两色将实体和空间区分出来，以便能够相对独立地研究实体和空间的形态，然而此处霍夫曼则并不关心这种静态的空间格局的分析，而是用它来表现一种建造和反建造的关系。借此，他重建了城市设计当中丧失的一种时间纬度，例如拆与建、生长和萎缩。同时，城市也不像以前一样地永恒和稳固了，它有自身的生老病死的规律，同时也不断地变异和突破这些规律，成为一些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发生器。对于这一规律的了解和创新性利用则是城市设计师很难在课堂上学来的学问，但这种意识的培养确是至关重要，它要求设计师突破传统地将城市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容器和背景的认识。

从原始部落发展至大都会，城市由来已久，然而直到19世纪，城市才作为一种显学出现，逐渐成为多种学科的焦点和讨论的中心。这一过程当中，19世纪的快速城市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变革被称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185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揭示了一个跨时代的分水岭，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居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当时英国38%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当中，而这个数字到了1881年翻了一番。这种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迁徙必然是有诸多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工业大革命。在工业社会，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对于市场和生产力的控制力量被削

弱了，劳动者逐渐摆脱了农业人和土地的那种相互依赖和相互约束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新的工业景观，权利、消费和交通网络相互交织。这是一个充满了流动能量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舞台，展示着贫富不同的各个阶级的生活场景。（图3）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工业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全新的时空体验。

这种巨大的变革需要时间来消化和适应，19、20世纪出现了不少城市理论试图揭示城市生活的本质。我们一提起城市，总会想到它的对立面——乡村。不少早期城市学者利用两者的对比来了解城市。我们可以认为城乡的差距在于人口密度、居住区规模等等，然而这种差距并没有切入本质，在有一些国家就有大乡村、小城镇的现象。费迪南德·托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87—）曾经提出了两种人类社会聚合的形态 *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² 对前者来说，社区中的人之间是通过血亲或邻里关系结合起来的，享有共同的团体利益、相通的方言和相对固定的生活习惯。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将其想象成一个放大了和扩展了的家庭。而后者缺乏前者那种人和人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社区中充斥着个人主义色彩。托尼斯认为这两种社会形态代表了工业前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当然，现实中的城乡大多居于一个连续色谱当中，这两种形态是这个色谱的两极，社会中事实上不存在如此纯

2 Tönnies, Ferdinand. (1887)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粹的对比和分化，而是两种形态的杂糅。很多人类学家都怀念那种乡村式的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认为这种可贵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正在不断丧失。迪尔凯姆(Durkheim, 1893-)认为传统的乡村生活是建立在相同的信仰、习俗、仪式、生活方式之上的一种紧密团结。相比而言，在城市当中，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独立个体上的，个人行使不同的职责，享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兴趣。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些毫不相关的人之上。这种匿名性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自由，产生了更多的机会，这些都促使城市成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温床。

相比起乡村文化，随着城市文化中自由的解放，伴随而来的是人的身份缺失。城市通过抹杀这种独特身份而建立了一种匿名的自由。这种自由允许人们从某种社会性约束当中脱身而出。城市就如同一个大的熔炉，将每个鲜活的个体溶解成一个个典型的集体人群。在此基础之上，城市也成为了文明和民主意识的摇篮。城市

的这种匿名性允许我们从历史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匿名性也同样会带来一种孤独和隔阂，也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例如犯罪、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等。³同时，由于城市容纳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随之而来的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也很难避免。高密度居住所带来污染、拥挤和混乱也都成为现代城市的顽疾，城市设计则是通过空间实践在可能的范畴内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空间结构、格局、界面的处理和空间的所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息息相关。

本书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传统城市形态的成长和发展；第二部分则重点概括工业城市之后的理论思潮和实践；第三部分主要是针对城市设计实践和基础知识的总结和一些案例分析。由于著者学识和本书篇幅所限，所以无法对所提及的内容面面俱到，更适合做一本学习和实践时的索引。如读者对其中某一部分特别感兴趣，可按图索骥进一步扩展阅读。

3 Durkheim, E. (1893) [1997]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第一章 历史视野中的城市

2010年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中讲述了一个城市的三部曲式的空间叙述，展示从城市的起源发展到未来的畅想。导演 Bigas Luna 策划了题为《从自然到城市》(From Nature to the City) 的展示，展现了一种对于城市之初的印象。“我的这个展厅内讲述的是关于起源、元素、偶像和象征，这些东西始终令我着迷，一种回归祖先、原始和大地的情感。”¹ 展示当中，投影在洞穴般空间四壁血红的岩石和碧蓝的天，从远处渐进的轰鸣的雷电和奔马，以及空中悬挂的累累白骨都渲染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舞者那种带有一种野性和母性混合的肢体语言都透着一种深入人心的震撼。(图 1-1) Bigas Luna 对于城市之初的诠释和想象绝不是个人化的，而是集体性的。如果回顾历史学家对于远古时期略带想象和憧憬的叙述，这些元素也多少混杂其中。在关于起源和未来的问题上，纯粹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似乎总是显得文不对题。我们这里对于原始聚落的描述并非源于考古学上的考量，而是为了将城市最为根本的功能和特征一层层地根据时间的推移剥离开来，便于理解城市这一极为复杂的综合体，也同时了解我们自身。

1.1 游牧和定居

我们理解原始聚落情况的难点在于怎样去理解远古的人类是怎样思考和感知这个世界的。刘易斯·芒福德称人类生活就在游牧和定居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摇摆不定，这如同自然界的动植物分野一样。游牧能够帮助人躲避危险和逐水草而生，而定居的生活方式又能提供稳定的储存食物和抵抗野兽的堡垒。² 两种生存方式长时间相互共存并相互竞争。随着农业的发展，定居的本性渐渐占了主导地位，聚落也就应运而生。这里我们必须了解聚落不是城市，而对于聚落的考察可以发现城市一些最为根本的要素。

考古学发现，人类最早的居民点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剩余食品、石质或木质的工具以及加工物品的痕迹，这些物品都以火堆为中心环绕着。这表明，火是原始人类聚集的最关键的标志，³ 食物的加工、对于外界野兽的抵抗都离不开火。同时，火堆所代表的一种温暖的聚集似乎开始孕育了人类最早的聚落，对于某种场所的使用使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关联。即使在当代社会，火的这种

1 http://www.expo-int.com/en/content/spanish_film_directors_isabel_coixet_basilio_mart%C3%ADn_patino_and_bigas_luna_design_contents_sp accessed in 2010-08-14.

2 [美] 刘易斯·芒福德，2004，《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 [意] L. 贝纳沃罗，2000，《世界城市史》，薛钟灵等译，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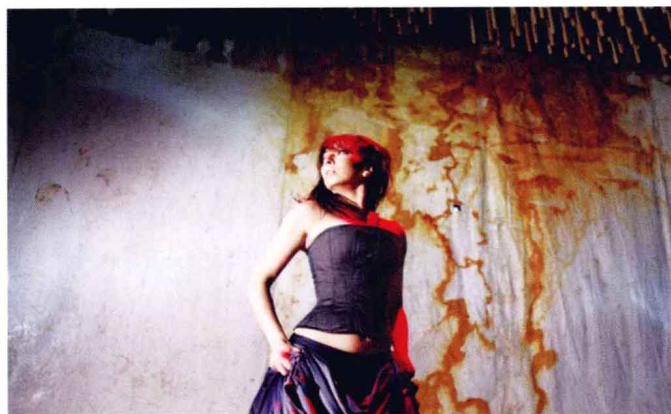


图 1-1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内的舞蹈表演

在生活生产中的中心位置已经改变了，城市也在不断扩展，功能更加复合，然而这种群性（togetherness）确是城市存在的根本。

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原始人对于空间的体验不是建立在抽象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空间概念回归到一种最为原始的状态，生存其中但没有被思考过的空间，而不是一种建构知识的体系。在这类空间当中，中心和外围的概念优先产生。如同一个人站在旷野当中，自身的身体成为了空间识别的坐标原点，也是赋予空间意义的契机。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和直立行走使人类走出洞穴，获得了行动的自由。空间也就随着身体的运动而四处展开，也就区分了前后左右，水平和垂直。这种以身体为中心的向心格局则成为了空间的内部影响机制。同样，这种向心格局在很多现代村落中依然留有痕迹。（图 1-2）是非洲喀麦隆的一个村落的平面图，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房间围绕着圆形的基地，清晰地限定了边界，其中包括男女卧室、储藏空间和厨房，房间的入口都指向基地的中心，而在中心分布着首领们的房间。（图 1-3）是一幅 1590 年左右描绘美国佛罗里达州印第安人村落的铜版画。这幅画中，基地的边缘由一系列高耸的栅栏所限定，边界之内均匀地分布着居住房间，而聚落的最中央则是一座大房子，很可能是举行公共集会或者宗教仪式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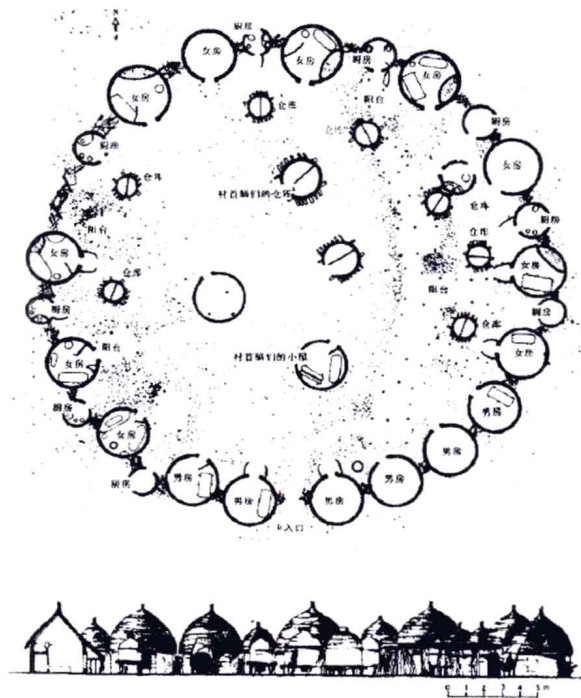


图 1-2 非洲喀麦隆的一个村落平面图（选自 L. 贝纳沃罗著，2000，《世界城市史》，薛钟灵等译，科学出版社）



图 1-3 铜版画中的一座美国佛罗里达印第安人村落（选自 L. 贝纳沃罗著，2000，《世界城市史》，薛钟灵等译，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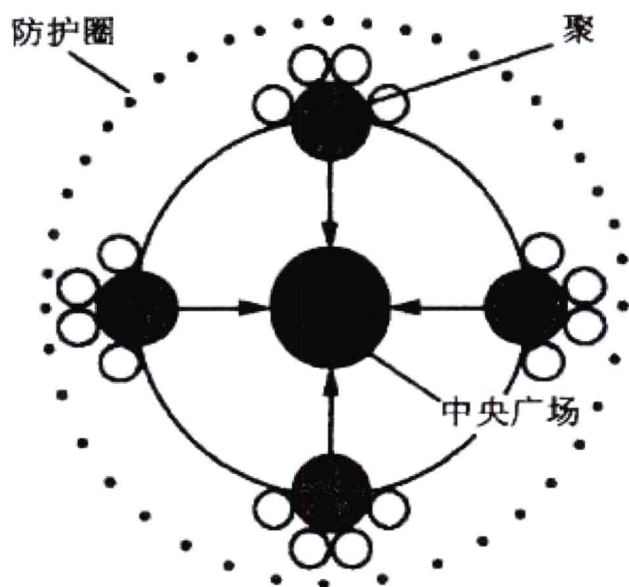


图 1-4 邑的内部结构 [选自田银生，《原始聚落与初始城市》，城市规划汇刊 2001（2）]

我们可以将上面所述的向心式的空间布局当做一个最小的聚落单元，然而当聚落不断扩展，这种向心式单元的简单放大就显得不够了，一种类似网络的结构就需要出现。中国古代有“一年成聚，两年成邑”的说法，我们可以将邑理解成一种比聚更为复杂的聚落系统，一个若干聚组成的综合体。考古资料显示，邑具有很多和聚相类似，也为向心内聚的空间格局。聚落中央是公共的“大房子”，周边环布着居室和储藏空间。《尔雅》中所谓“邑外为之郊，郊外为之牧，牧外为之野，野外为之林”，便是一种更大的向心式结构，一种从城市到自然的圈层性结构。（图 1-4）

刘易斯·芒福德曾经将旧石器和新石器的融合和交替称为两种文化的联姻。旧石器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为狩猎和采集，因此也就无法长久居住在某地，而需要不断地游走。直到中石器时代，食物供应才渐渐变得充足。最早的农业开垦和禽畜饲养使原始人类可以在定居的同时也有足够的食物来源。然而只有选择定居才能够播种和生长，才能够了解大自然的周而复始的规律，并且依此而耕种，这种转变是原始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农业革命。从文化上来说，比农业革命更加重要的是同时伴生的性别革命。“这场变革把支配地位不是给了从事狩猎活动，灵敏迅捷和由于职业需要而凶狠好斗的男性，而是交给了比较柔顺的女性。”⁴ 原始女性驯驭、饲养和繁

育各种家畜，和她们繁衍后代的本能使她们成为新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也确定下来。在新石器农业社会当中，女人劳作管理，制造器皿，编结箩筐，整个村庄也是女人的创造，如同一个养育幼儿的巢穴。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却改变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部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相互共存，在这个共存的过程当中，它们不断吸收和融合对方的生活方式，但到最后仍然是强有力的男性活动方式取代了女人特有的养育生命的消极活动方式。

聚落主要是新时期文化同更古老的旧石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新形成的聚落环境当中，男子成为领导者，女人则被推举到了次要的位置，女性十足的女神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位给一些男神，女人的力量表现为创造生命的艺术，而现在男人的力量开始表现出来。作为两种文化结合的一种结果，一种范围极广的杂糅和融合，后来一直沿着这一方向持续进行，这就使得城市获得了极大的潜力。

杰里科

杰里科位于死海北段的一个山口，是通往朱迪亚山

4 [美] 刘易斯·芒福德，2004，《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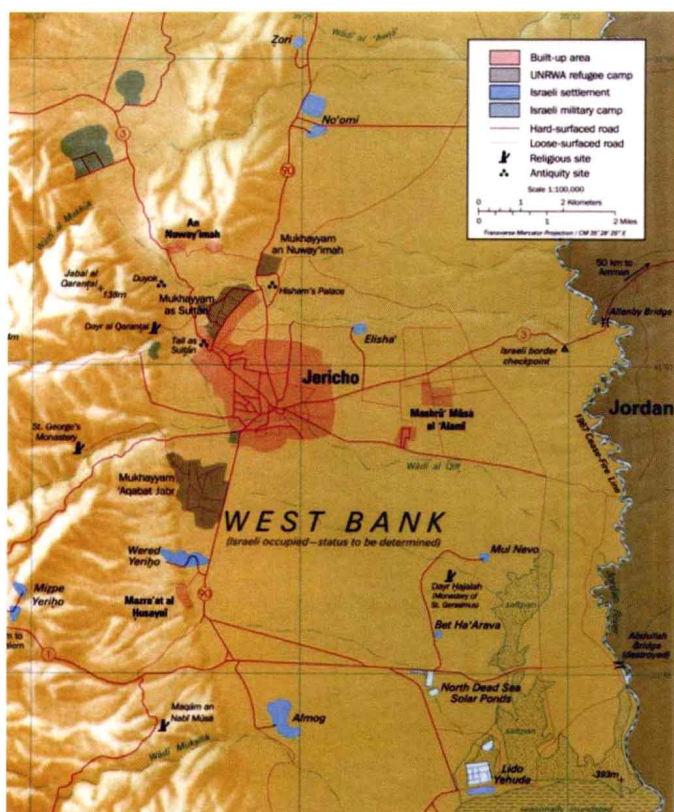


图 1-5 杰里科地理位置



图 1-6 让·富凯的绘画《杰里科之战》

脉 (Judean Mountains) 的门户。(图 1-5) 在《圣经》当中，由于杰里科是以色列人进入上帝许诺领地的必经之路，这座城市被反复提及。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前，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将跨过约旦，进入一个更强大的领地，它的城墙高耸入天，那高耸入天的城墙便是杰里科的城墙。因此历史中的杰里科的形象总是和它的城墙相关。在《圣经》当中杰里科还是罪恶之地，上帝命令约书亚在攻破城池之后，不能将任何东西带出，于是约书亚破城之后一把大火烧了杰里科。这事发生在大约 3400 多年前左右，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作画雕刻，想象那一时刻。(图 1-6)

这个城市的名字在阿拉伯文中为“月亮”或者“一个月”，它的故事起源于一个淡水水源，现在被称为 Elisha Fountain。路过的狩猎人经常会在此处休息和补充水，逐渐他们定居下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在这里诞生了目前考古发现中最为古老的城镇。主要城镇的面积有 30 公顷。周边有石墙围绕，整个城镇由一个巨大的圆形堡垒控制。杰里科中一些早期住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500 年，主要是由黏土砖砌成，入口处有雨棚。这种形式和游牧民族的圆形帐篷非常相像。我们可以将此理解成为一种建筑形态的延续。随后的住宅（公元前 6500 年）逐渐由圆形转变成成为方形，但是转角处依然是圆角，围绕内院的布置，而内院中往往是他们煮食物的地方。在整个村落当中，有一些公共建筑，例如一些原始宗教礼拜的场所，散落在整个城镇当中。逐渐，围院式的组群成为主导这个城镇的空间格局，而并没有形成街道空间主导的格局。(图 1-7、8、9、10)

基罗基蒂亚

基罗基蒂亚是位于塞浦路斯，聚落内建筑大多为圆形的结构，底部由巨大的石材构成，房屋结构的外直径由 2.3 米到 9.2 米左右，内部直径从 1.4 米到 4.8 米。以前人们认为建筑的屋顶也应该是穹顶结构的，而最近考古发现了在聚落内有不少倒塌的平屋顶的遗迹。整个遗迹的建筑内部空间可以大概分为几个区：工作平台、休息区、存放区等。有些房间内还设有壁炉，可能是用于烹饪与取暖。若干个棚屋组团环绕在一起，围绕着开放的庭院，形成一种组团模式。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座聚落中街道的空间格局开始显现。这条街从河边开始向山上延伸，形成了一条主线，和封闭的杰里科不同，



图 1-7 杰里科部分考古遗址



图 1-8 杰里科部分考古遗址



图 1-9 杰里科部分考古遗址



图 1-10 杰里科部分考古遗址

基罗基蒂亚是开敞的格局，建筑围绕街道布局，其生长自然也就不受围墙的限制。（图 1-11）街道当中有一块相对平整的拓宽的空间，如同我们现代城市的广场。街道由石灰岩砌成，明显高于地坪，这很可能是为了排水，保持街道的干燥。（图 1-12）

1.2 死亡与现世之城

在上一节当中我们描述了原始社会聚落的空间特

征。这些聚落相比起我们当代的城市来讲，显得非常简单，它们孤独地身处于大自然当中，仍受着自然力量的支配。从这种聚落向城市的转变绝不仅仅是规模大小的扩展，而是一种新型的组织方式的转变：仪式、权利和社会组织，而这些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中已经初露端倪了。

现在我们尚未在尼罗河流域找到具有市镇和堡垒的永久性城市，这很可能适合尼罗河历史上频繁变更河道而将一些城市的遗迹冲走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考古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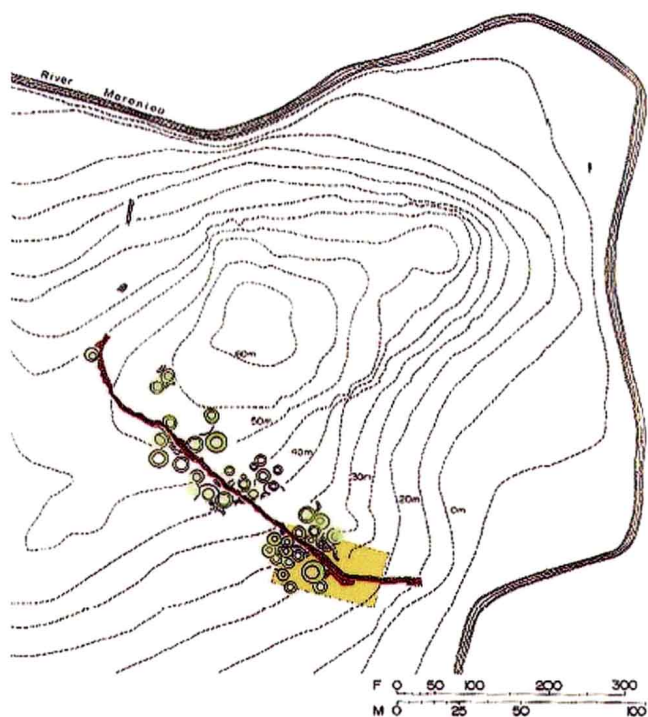


图 1-11 基罗基蒂亚遗址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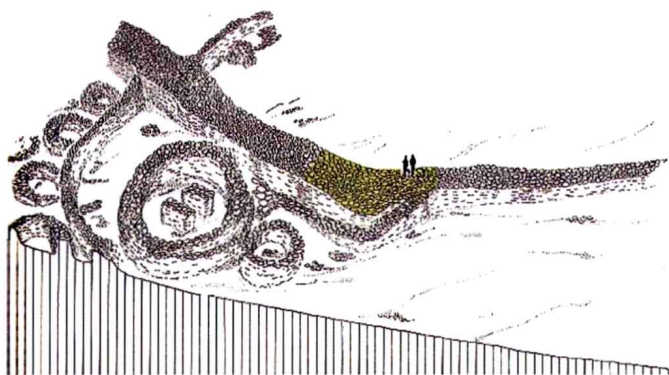


图 1-12 基罗基蒂亚遗址的街道格局

现的大量的神庙、金字塔、方尖碑、祭祀仪式所需的宽广的道路，高大的柱廊和神灵法老们的雕像，这些巨大的石构筑物在宽广的平原和峡谷当中矗立着，展示着当日的辉煌，如同永远不会消失的永恒城市，然而这些并非是今生今世之城，而是死人之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生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已经有城市了，这是埃及人相信死后人能够获得重生，生命永不停息的世界

观的直接产物。“在埃及最早的时期，活人和死人建筑之间没有联系，只有矛盾，这种矛盾通过各种可以想象出的方法加以强调，陵墓不处于城市中心，而是在城外，像一座孤城，死人城神秘和永恒，而活人城看上去不那么有意义，只是暂时地存在，死人城是用石头建造的，因此经过漫长的岁月也不会改变，利用持久的材料，而活人的城市却是用普通材料建成的，一段时间后就会坍塌，只是暂时的居住地，会被人遗弃。”⁵

尼罗河流域的山岳沙漠和大海从来就像堡垒一样屏蔽保护着埃及人。这种庇护也促使了埃及文化的经久延续性。(图 1-13) 在这种条件下，城市的形式和我们所见到那些围合封闭的聚落就会不同，更为开放和扩散。在这个开放的体系当中，纪念性的仪式中心格外重要。宫殿、庙宇和陵墓组成的复合体成为中心，而人们的居住区则仍然保留某些村庄的特征散落和围绕在它们周围。尼罗河是连接整个区域的纽带，历史上整个埃及的建设都是顺着尼罗河走向进行。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以通天塔为主导的组群格局不同，埃及城市建设空间格局呈现开放性，并且和尼罗河密切相关。(图 1-14)

刘易斯·芒福德关于这种开放松散的城市形态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在王朝时代之前的城镇根本不存在城墙，那么是否有某种其他组织形式来实现城市中的融合和交替呢？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采用城市的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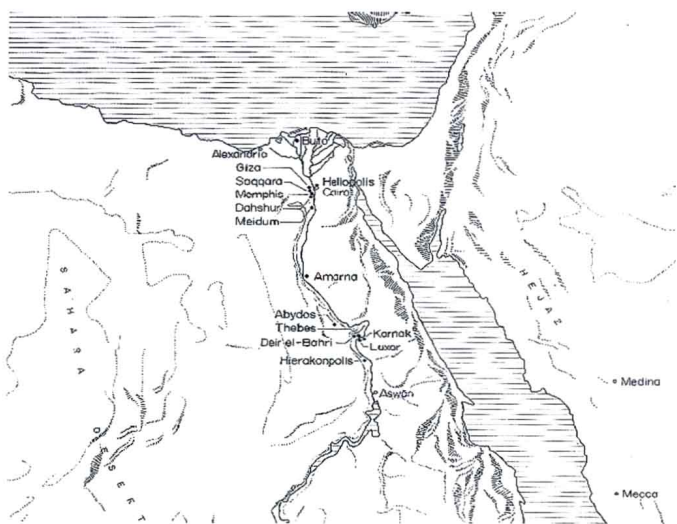


图 1-13 埃及的地理位置

5 [意]L. 贝纳沃罗著，2000，《世界城市史》，薛钟灵等译，科学出版社，p44。



图 1-14 尼罗河

中聚合的说法较采用城市结构的说法更为恰当。⁶ 这个问题打破了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容器的认识，认为城市最本质的功能是将各种社会成分聚集在一起，提供屏障可以保护安全，开放松散的体制却能使其更大限度地相互作用，这种聚集才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他引用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50—1928）的磁力概念：有磁力便有了磁场，以及一段距离内产生作用力的可能性，它能把不同性质的粒子吸引到中心来，在古代城市当中，这一作用是由宗教组织来完成的，宗教构成了生活中支配和纯良的一部分。⁷ 埃及古代城市形态告诉我们，城墙包围的闭合形态并不是城市的必然性特征。

吉萨金字塔群

在诸多的纪念性景观当中，最为瞩目的当属金字塔。金字塔的功能是坟墓，用来存放死去法老的遗体。埃及

人相信法老死后他的一部分灵魂会存留在尸体当中，所以妥善保存尸体变得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法老才能重生而成为死人世界的统治者。金字塔中不仅仅保存他的尸体，而且需要保存他死后重生需要的其他物件。吉萨今位于开罗近郊，主要由胡夫（Khufu）、哈夫拉（Khafra）及门卡乌拉（Menkaura）三座大金字塔以及大狮身人面像（Great Sphinx）组成。金字塔的原型可能是埃及古代的坟墓玛斯塔巴（Mastabas），一种黏土砖砌筑而成的高台建筑，其中建有墓室和死者的塑像。尼罗河流域宽广的自然景观尺度使得埃及人选择简单明确的几何建筑体块来形成某种纪念性和地标性。我们可以从玛斯塔巴、昭赛尔阶梯形金字塔直到吉萨金字塔群倒锥形体块，看到古代埃及人在努力将形体纯粹化的进程。（图 1-15、16、17、18）

建设金字塔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庞大工程，当希

6 [美] 刘易斯·芒福德，2004，《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7 [美] 刘易斯·芒福德，2004，《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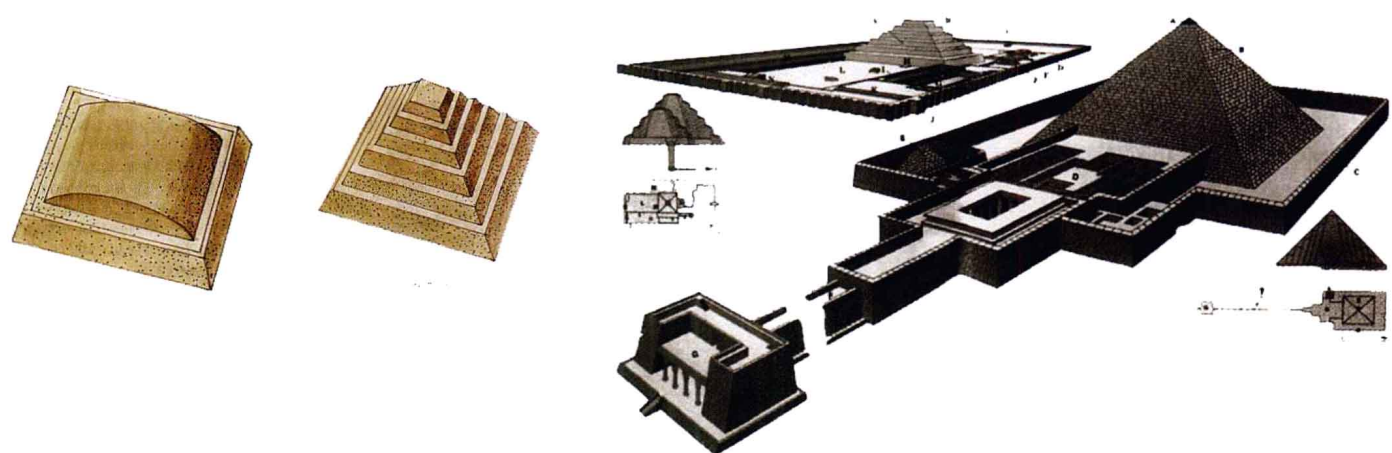


图 1-15 从玛斯塔巴到金字塔的演变



图 1-16 鸟瞰吉萨金字塔群



图 1-17 吉萨金字塔斯芬克斯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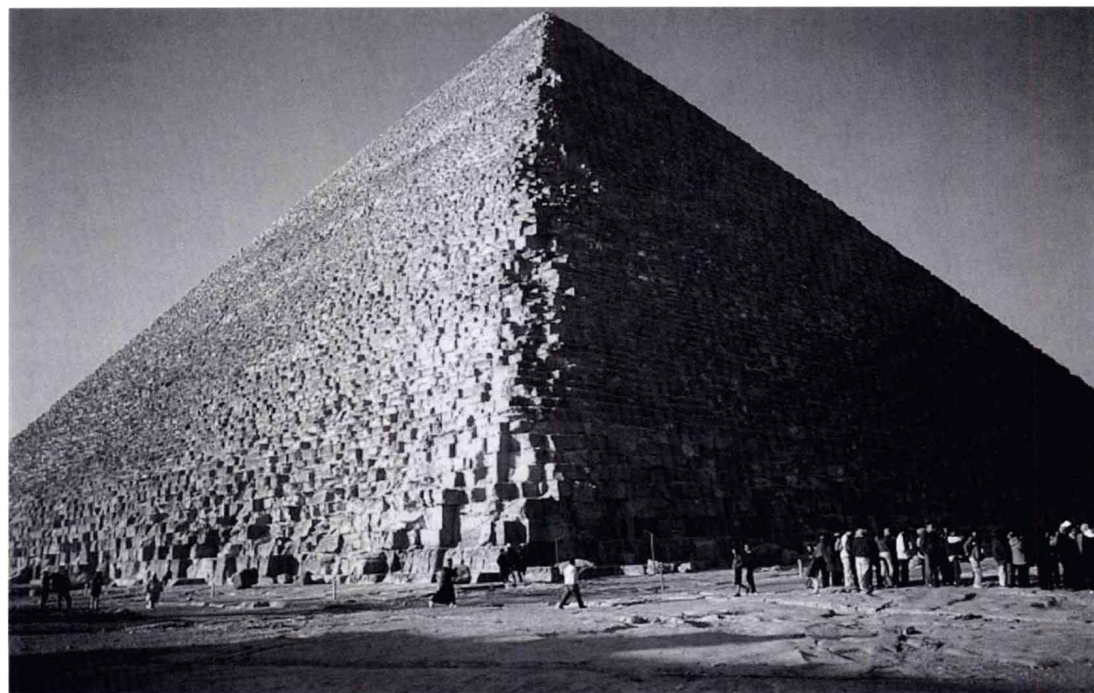


图 1-18 胡夫大金字塔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于公元前 450 年参观金字塔时，他被告知大金字塔是 40 万人用 20 年建成的，这 40 万人均分成四组，每组工作三个月，一年一个轮回，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数十万人居住在金字塔工地附近，如同现在的一个小型城市，其中必然包含工作、储藏和休息等诸多功能。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同的等级和工种。地位比较高的有建筑师、石匠、金属工匠和木工，这些人大多是脑力劳动者，指挥和监督体力劳动者工作，提供设计施工的指导工作。他们受雇于法老并且收取报酬。另外一些是普通工人，主要在上级指导下从事体力劳动。在基地上工作的还有大量的奴隶，刚进入工地的奴隶往往充当水工，负责在坡道和滚轴上洒水，保持其低温和润滑，以便石材顺利地运到顶部。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曾经拍摄了一部关于金字塔建造过程的纪录片，其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一名奴隶将其一生献给了金字塔建设的故事，从水工开始直到一名享有威望的工头。在这部纪录片中，提到了这些技术工人在解决很多技术问题时，采取了做模型来推敲石块砌法的方法。1990 年，考古学家在金字塔周边挖掘到了很多坟墓，里面埋葬的应该是将一生献给金字塔建设的工人。2009 年左右，另外一个埋葬地又被发现。这些坟墓由黏土砖砌成，坟墓内准备了饮料和面包，以便死去的人在重生后使用。有些坟墓比较靠近金字塔，墓室的主人可能属于一些资深的工匠，而不是普通工人或奴隶，他们的坟墓靠近金字塔很可能是对他们贡献的一种肯定和尊敬。

中王国时期，首都迁到上埃及的底比斯（Thebes）的峡谷地带，金字塔的构思完全不适合了。峡谷地带充满了陡峭的悬崖，金字塔简单的体形无法从悬崖的天际线中脱颖而出。设计者决定将神庙和陵墓镶嵌到山体当中，这样利用山体来保护陵墓。这样做无疑牺牲了大金字塔那种傲然的纪念性品质。（图 1-19、20）

在这一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有经济意义的城市。（图 1-21）是一幅描绘阿马尔奈（Tell el Amarna）城镇的绘画，表现了早期埃及城市的景象。这座城市位于现在的卢克索（Luxor）和开罗之间，这座城市已经显现出了某些贫富分化，并且有贫民窟出现了。

乌尔城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河流冲击的淤泥孕育了丰富和植被，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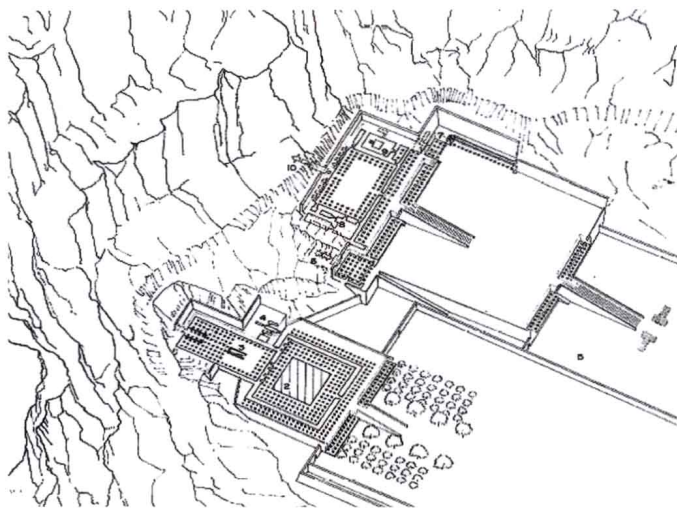


图 1-19 哈特谢普苏特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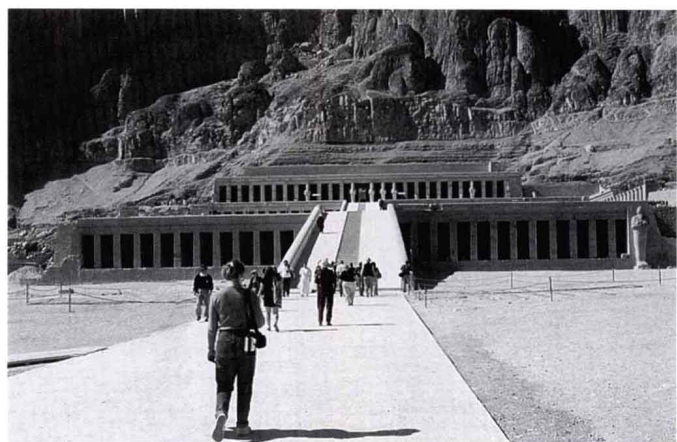


图 1-20 哈特谢普苏特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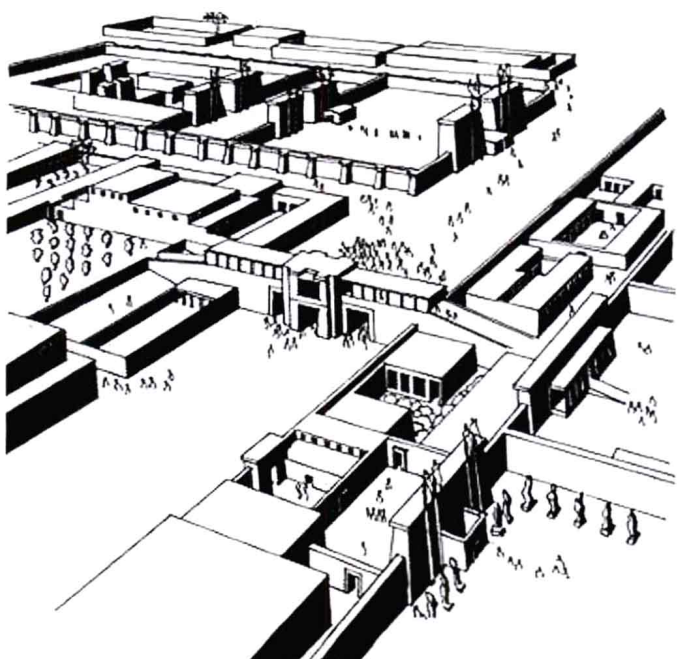


图 1-21 阿马尔奈（Tell el Amarna）城的景象

诞生了最早开始有文字书写传统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不同，这个地区河水汛期和走向却难以琢磨。为了驾驭难以预测的幼发拉底河，苏美尔人需要某种比家庭或聚落更加强有力的社会结构。由此，城邦诞生了，随后又统一成帝国。由一位至高无上的国王和祭司来共同管理，文字出现了，甚至还出现了第一部法典。在这种变幻无常的自然环境下，苏美尔人渴望一种井然有序的永恒，一种超脱尘世的意义，一种至高无上的庇护。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庇护神，他们在尘世间也有住所，并且和天宫毗邻。自然景观影响了苏美尔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认识到生命的短暂无常，因此对于现世的重视和享受也体现在了城市空间的设计规划上。

乌尔城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它位于巴比伦河北部，靠近今天伊拉克的穆盖伊尔。这座城市被城墙围绕着，城墙外是一些村庄，幼发拉底河穿越城市。该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最长处为 1000 米，东西最宽处为 600 米。城内中央偏西北为圣区，该区东南是行宫。其附近为王陵。城西和城北各有一个码头。城西码头附近和城中央偏东南处各有两处居民区。城址内尚保存若干座通天塔建筑，一般建在沥青基础上，外形如分层金字塔。最著名的是月神的通天塔。该庙为公元前 22 世纪乌尔—那穆王所建，顶部筑一小神庙，为月神南纳的寝宫，亦是通天塔的中心；四周为广场，设有附属神庙及祭司的住房。建造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250 年。一首苏美尔诗歌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这座塔的故事：风神恩利尔爱上了年轻的女神宁利尔，并与之结合，因此引起众神的愤怒而被放逐，后来他们生下了月神南纳。恩利尔和宁利尔的通天塔建在乌尔城中心，通天塔屹立在 25 米高的 3 层台阶之上，周围是拥挤的民房、店铺和市场，这里是 3 万多居民的家园。恩利尔和宁利尔得到居民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将月神供奉在乌尔城中心的通天塔里，即乌尔城的通天塔。（图 1-22、23、24、25）城中心的圣城和其他区域由一道围墙隔离。国王和祭司在通天塔神殿里向神献上祭祀品，就这样以神殿为中心，这个城市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人口与物资。集中化的宗教崇拜场所往往成为城市的磁铁和最大驱动力。

乌尔城的普通房舍基本上是使用黏土砖砌成的，因为巴比伦河流域缺乏易于加工的石材来用在建筑和雕塑上。住宅的空间格局多为合院式，外墙上不设窗，而是通过天井的天光采光。房舍用软泥晒干而成的砖块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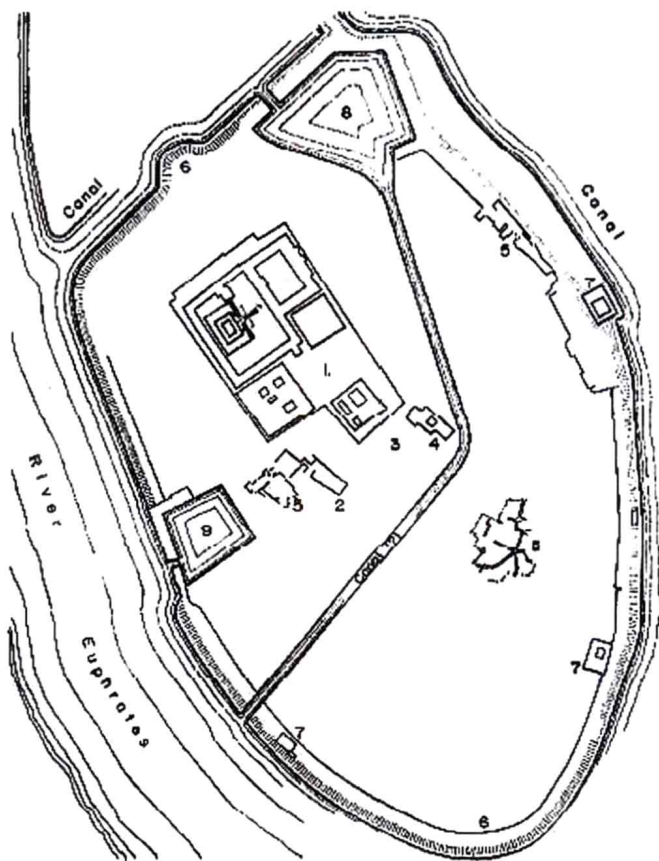


图 1-22 乌尔城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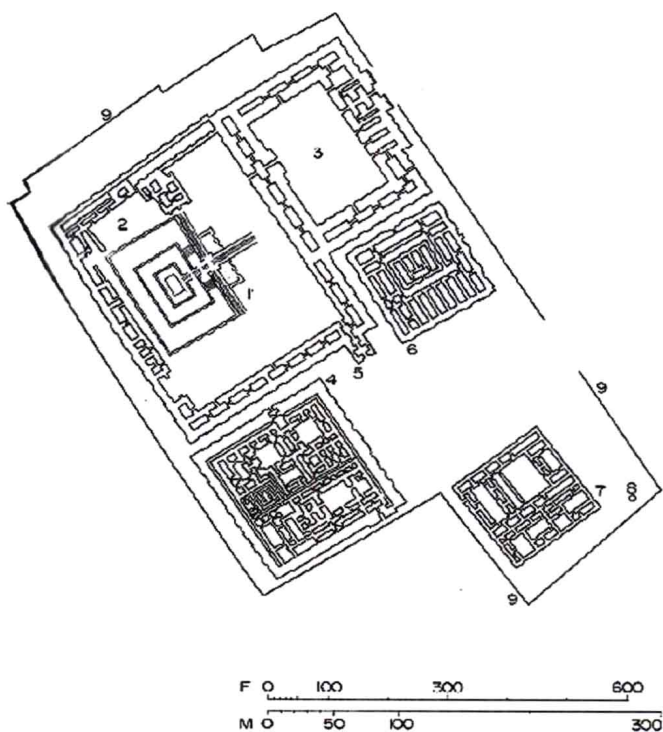


图 1-23 乌尔城观象台平面